

約翰·根室作

小
王
草
潘
魚
際
柯
合
譯

美 國 內 蒙 古

三入出版社印行

約翰·根室原著

美 國 內 幕



潘王小
際章 壤麟魚
合譯

行發社版出人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美 原著者 約翰根室

譯 者 小魚 王章麟 番際翊

內 發行者 三人出版社

幕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約翰·根室 (John Gunther) 是當代美國

最負盛譽的記者之一，一九〇一年生於芝加哥，從小酷愛寫作，廿一歲時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以後應「芝加哥日報」之聘，出任歐洲特派員，工作期間，曾歷經歐洲重大事變，每能以獨到的新聞材料寫成通訊，極博讀者好評。一九三六年他根據種種獨得的見聞，寫成「歐洲內幕」一書，頓時盛銷全球，歷四五年而不衰。一九三八年根

室又遍遊東方，寫成「亞洲內幕」，其成就較「歐洲內幕」有過而無不及，該書中文譜本在我國也風行一時。一九四一年他又完成第三本內幕作品——「拉丁美洲內幕」，該書在美國與中南美均極受歡迎。本書「美國內幕」是他窮十年研究之功的結晶，於一九四六年初夏出版，聲譽之佳，殆達最高峯。根室體姿英秀，妻佛蘭茜絲也是一位記者。



線路全行旅者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美 國 內 幕 目 次

美國內幕表解

序	一
第一章 黃金的加利福尼亞	一一
第二章 加州人物	一六
第三章 繢談加州	二五
第四章 亨利凱塞的生活和工作	三〇
第五章 尼華達的魔鬼和白銀	三五
第六章 沿太平洋西北部	三八
第七章 萬里行空	四六
第八章 麵包、麵包原料和木材	四九
第九章 蒙大拿與M V A	五四
第十章 猶他州與柯羅拉多	五九
第十一章 記懷俄明和神祕的達科他	六四

第十二章	奇特的堪薩斯與中西部	六九
第十三章	沉思少年史達森	七四
第十四章	明尼蘇達與威斯康辛	七七
第十五章	衣阿華、玉蜀黍和豬	八〇
第十六章	密蘇里剪影	八五
第十七章	芝加哥「論壇報」伊利諾與印第安納	九〇
第十八章	范登堡訪問記	一〇四
第十九章	汽車世界	一〇九
第二十章	俄亥俄的人與政治	一一九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蘭內幕	一二八
第二十二章	杜威與紐約州	一四一
第二十三章	大都會紐約速寫	一四八
第二十四章	賓夕文尼亞與新澤西	一六一
第二十五章	大西洋沿岸和肯塔基	一六九
第二十六章	南方——美國的「問題孩子」	一七五

第廿七章	水深火熱中的黑人	一八五
第廿八章	模特兒 T V A	一九八
第廿九章	田納西和阿堪薩斯	二〇四
第三十章	前進中的東南各州	二〇九
第卅一章	亞奈爾、陶邁基和喬治亞州	二一五
第卅二章	不再稱雄的棉花	二三二
第卅三章	龐然大物得克薩斯	二三八
第卅四章	奧克拉荷馬與西南新州	二三七
結語	：	
譯後記	：	

美 國 內 幕

序

這本書是「歐洲內幕」，「亞洲內幕」，和「拉丁美洲內幕」的姊妹篇，是一個新聞記者描畫今天著名的政治界另一大陸部分的嘗試。「歐洲內幕」一部分是國家主義的研究，「亞洲內幕」是帝國主義的研究，「拉丁美洲內幕」是殖民地政治和經濟的研究；這本書是實行中的民主的研究。本書旨在努力（毫無自信地）表現這個最荒誕而最不爲人瞭解的國家——美國的本來面目。

我們從加利福尼亞開始（講它的想入非非主義，它的風土人情以及社會和政治的地理）然後慢慢上行至太平洋岸。我們觀察洋溢着社會力量的西北諸州，再穿過巨大的西部，作一個大的同心圓行程。我們南下洛磯山脈，進入大平原，再深入廣袤的中西部諸州，研討各種趨勢，事件，問題。我們復北上，途經被稱爲萬民父母的新英格蘭，而抵達瀕臨互響錯綜複雜的紐約。看到它的迅速致富之道，社會與政治無窮盡的對比，形成中的文化。我們環繞賓夕尼亞可怕的樞軸，徐徐南行以達大西洋海岸，觀察無法確認的邊境諸州，而進入易於受政和迅捷變化的南部，我們在此無所不看，從黑人問題到TVA完成的奇蹟。最後，我們到達得克薩斯州巨大整體的一種地理上的頂點，而以仍然作爲真正邊界的西南部幾個新州作結。

這就是延展在我們面前所謂「合衆國」的大略。在原子時代最初的恐怖歲月中，這裏有一個國家，一片大陸，得天時地利和人和之厚，在歷史上是空前的，現在第一次試探着趙超的步伐要證明它的新站是一個成熟的世界強國。這裏，是整個地球上獨具理想的地理邊界，甚至是完美的自然邊界，財富無算，活力充沛，在民主思想和原理方面的傳統，是惟一和史無前例的——而且是一個存心建立在一個好思想上的國家。

我們對它在做些什麼？

我們大家往何處去，何種速度，終點到哪里？

它的力量，問題，影響是什麼？

誰主持它，主持得如何？

當然這本書主要地是爲美國人而寫的。但我們也會嘗試保持另一種觀點，以一個來自火星或月球的人設想，我怕只能間有成就。我嘗試牢記，非洲的贊磯巴(Zanzibar)，上海，莫斯科或是伯明罕一個受教育而見聞不廣的男人或女人也許喜歡或者需要知道美國的情形。美國人對於國外事物的無知，確是可怕。但我敢希望莫斯科(伊達荷)的人同我認爲(莫斯科)蘇聯來的人同樣地有興趣；伯明罕的人(阿爾巴馬)閱讀此書一如伯明罕(英國)的瞳目失驚。沒有一本美國指南的書籍，此事最爲奇特。政治的研究多不勝數(但自蒲德士的著作以來，便無真正佳作)，就是百餘年前德·託克維爾(de Tocqueville)以來，哲學及各種傑出的論文的著作也不算少，但却沒有指南書。我知道最後一本是一八九三年拜德克

(Baedeker)的作品。我急於要補充一句，我不是在想做一個託克維爾，蒲萊士或是拜德克。我要採取的是非常現代和專門化的題材。假如這是一本指南書，那便是政治指南而絕不是哲學著作。我所嘗試的在於發現使這個具有無比大富源的國家移動的為什麼力量。我這本書在於搜集事實事件，並想研究（不帶偏見不作誇大）那些我得到的事實和事件。

火星或莫斯科的來人注意一些基本數字，這本書却沒有整個討論美國的「通論」一章，理由以後會明白的。你可以從任何一本彙編上得到最重要的統計（面積，人口等等），此時設想幾件美國第一的事。美國煤，石油，鋼，電力，銅，棉花，木材和其他許多工業農業資源的產量，佔世界首席；但它的政治本質和智慧仍有未盡善的地方。它有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汽車，半數的電話；但它的道德性或是最有趣的思想却不太有這樣壓倒優勢的比例。常年這個國家每年銷售價值七億美金的化粧品，但在汽車失事中却要壓死四萬人。它包含一五五，一一六個單獨的政府機關，每隔一秒半便有一個嬰兒誕生。美國去年消費了一，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夸特（此處每夸特當指二十五磅——譯者）的冰淇淋，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個炸麵卷。有九千五百萬人每週看電影，低級趣味的雜誌每月的銷路達五千五百萬份。美國保人壽險的有七千一百萬人，賭徒四千萬，業餘攝影者二千萬，集郵者五百萬，素食主義者二千八百萬，業餘無線電報務員六萬，執業的星卜家二萬五千人。

獨立宣言中並沒有「共和」這個字，憲法中也未載明「民主」甚至「國家」，然而我們總以爲美國是最大的共和國，最大的民主國和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它並且是少數沒有全國計畫機構的大國之一，就

統計上講，美國是世界的首富。可是它也沒有國家舉辦對於失業或健康的保險。事實上，最容易的莫如將我們最荒謬而浮誇的矛盾，列一簡表：

一九四五年爲修建賽馬用的跑馬場花費一，三〇六，五一四，三一四元。一九四六年撥款一億研究瘧疾的法案却給衆院否決了。

去年全國收入是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數目大得像天文數字。但平均每三十四個家庭中，只有一家每年收入有七千五百元。四千元的佔七分之一，每月收入不到一百二十二元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這國家是被設想爲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共衛生標準的。但是二次大戰中有百分之四十從軍的人因爲體格不宜於軍役而被拒絕了；心理有缺陷或患精神病的不下百分之十二。一九四六年仍在德國的美軍，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有性病。

這國家是被設想爲具有全世界最好的社會教育標準的。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從軍的人中發覺百分之十三·九是目不識丁的，而且竟有類似三百萬成人根本沒有進過學校的事。

一九四五年美國人花費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珠寶上。爲了一件有價值的慈善事業，在紐約聚餐席上的猜謎首獎是一〇九克拉的金剛鑽或是五萬元現鈔。女鞋在一九四六年可以買到一百六十種不同的尺寸。但是所有美國家庭中竟有百分之四十沒有浴盆和噴浴設備的，百分之三十五沒有室內盥洗室，百分之三十沒有自來水的。

這國家從清教徒傳統中得到許多力量，美國有二四·四〇二，一二四個天主教徒。但是在一九四年，每三對夫婦便有一對離婚的。

這國家向來有一種強烈的禁酒主義者的趨勢，五分之一是禁酒的。但一九四五年却消費了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加侖的烈性酒，所值相近七十億元。

美國通常是被設想為保持有效的教育和啟發輿論的工具的，特別是在戰時。一九四六年投投票的結果，德境某地美軍有百分之十九認為德國是應該發動戰事，百分之二十二相信德人應該迫害猶人，百分之五十一認為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和一九三九年間「大有功」於德國。

這是通常被設想為一個具有寬大適度的人道主義者本性的國家。一九四六年五月有三十三個公司和三十個人因「限制榮軍的假腿假手的價格並且阻撓改進」而被判刑。

這是一個被設想為最崇拜團結和合理化的國家。但是在華盛頓市有五隊不同的警察，而且哥倫比亞城的居民，一概不准選舉。

或者更寬廣地透視事物罷。在戰時，美國的建設偉業，真是無與倫比；那種為國事而協同一致緊張奮發的情形，歷史上很少有比它更令人難忘的記載，至於犧牲的壯烈更不用說了。然而戰事一過，污水便反濺到我們的頭上，舉國蠅蠅苟苟，不可終日。一九四六年，那兩件最痛苦最惱人的缺乏竟是人生最基本必需的食住問題，不管缺乏的時間如何短暫，也足可為分崩離析的證明了。美國收成之多，歷史創見——而竟不能供給它自己人民的食用。它在戰時完成了巍巍乎的生產奇蹟——而竟不能供給它自己。

這一切實在是表明缺乏全國性的計劃，缺乏炯炯的遠見。這表明在高於一切的全國性基礎上需要智慧和力量。難道這同時表明這個國家需要戰爭的刺激才可有效率嗎？難道必須犧牲二十九萬五千人才能給我們一個國家的真正效率嗎？死者只不過是鉤餌嗎？近來我們常聽說美國「是人類自由的最後堡壘」，「西方文明對抗野蠻主義的最後邊界」等等。這些語句在意義上也許是極其真誠和健全的，但若這國家善為處理自己在和平時期的各種事務，那些話就沒有什麼負責任和永久的重量。

這些皆在序言中說了，但嫌還未盡意。美國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今後，戰爭的後果也好，沒有戰爭的後果也好，皆能有巨大的成就。美國人有國家的罪惡，但也有其品德。來自贊波巴，伯明罕，月球或是火星的人，永不要忘記這個國家壯健而愉快。它是柔順而充滿生氣的。它這個國家能在一夜生產十萬架飛機，但却要五十年左右才產生鄧普賽，米萊，梅約兄弟，威爾基，海明威，福特，洛克斐勒，愛迪生，霍姆斯，布蘭第，達羅和魏伯倫，萊特柏克，T·華盛頓，卡佛和歐本海麥博士，歐本海麥製造了原子弹，並且一如其意地擲下去。

私言：略談本書寫作方法

這本書的寫作頗費時日。我早在一九三六年便想到此事，自一九四〇年，繼續研究。我於一九四四年開始有系統的工作，同年十一月我開始一系列的旅行和調查，共費時十三月。真正動筆是在一九四六

年一月，此後就未嘗間斷。

我當然訪問了全部四十八州，就是人口滿二十萬的四十三個城市，除了五處以外也都到過了。我並訪問許多小地方。其中大多是我從未見過的；我常覺此行除了好奇之外，還證明我的無知。在我的旅行（一九四四——四六）以前，我從沒有到過丹佛爾，經奧良，羅却斯特，亞特蘭達，曼斐斯，鹽湖城，波特蘭，奧勒岡或是緬因；除非火車路過或是飛機掠過，我從沒有一見阿堪薩斯，奧克拉荷馬，肯塔基，第拉瓦，密士失必，達科他或是蒙大拿。這一切至少給我以初開眼界和了無偏見的好處。我不僅在爲火星的人寫；我也爲我自己寫。

在我整裝或旅行之時，我做了許多室內工作。譬如說，我寫信給四十八州全體州長——並得到四十七封覆信。我會和羅斯福先生，杜魯門先生，若干部長以及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羣羣的參議員衆議員們談話。我去拜訪勞工，農業，新聞，黑人中的名人，或者紐約華盛頓政府和政界的人員，要他們告訴我各州各城有些什麼重要人物可找，友朋輾轉介紹數以百計。我記得我有和九百人談話的記錄，字數逾百萬。我將那些慨予協助的人，列表附於書末。我並沒有整理這名單而損壞它的複雜性。我想那可相當不偏不倚地列舉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東西南北各方的人士，恨蘇聯的愛蘇聯的，恨英國的愛英國的，實業和勞工領袖，保守派和進步份子。凡足誠意而有一種見解的人，我都想去見他。如果他誠懇而有所知，那麼他屬於哪一陣營我倒是不介意的。我理想的一天是早晨陪着第一國家銀行而下午和產業職工大會在一道，或者和共和黨的州主席午餐，而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共進晚膳。

這工作大約做了一半，我才發現一本書是容納不了這麼多的材料的，我煩惱而不安。我希望這本書本身便是一個渾然的整體。但我得另寫一本。考慮的結果，為方便計我認為有將我自己像變形蟲般的分裂的必要，把這工作分為兩部。另一部「美國內幕」在一個廣闊的地區和全國性的基礎上討論美國，所以這一部故意將華盛頓市除外。親愛的讀者不必驚異；這本書材料豐富，（雖然我可以將它寫成兩倍長，並非難事）還有豐富的材料留作寫第二部呢。

我已覺得我的主題分割得看來似乎武斷，但那是遵循它自身的自然邏輯的。凡是一個人，一件事，一個主題，一個題目看來最好是由華盛頓政府的觀點處理的，我便將他或它凍結。所以在這本書里，只偶然地提到杜魯門，華萊士，大多數的閣員，艾森豪威爾將軍，工人領袖路易士以及馬歇爾將軍一類的人物，這些人是適合放在一本不太依區域地理為轉移的書裏面的。同樣地我暫時不談婦女，大工商業，華盛頓官僚政治，教育，和外僑的事務，而保留在全面討論全國的勞工，農業，新聞業，宗教，和天主教地位的時候——不過讀者也可看到在各地發生這種問題的時候，還是二再提起它。就參議員說，我在本書大約提了十二位，因為講他們的那一州而不提他們是不可能的。以後還要談這問題，至於衆議員，除了偶然一提外，在這本書中我是決定除外的，因為在第二本書論國會一章里再寫他們似乎合理得多。

同樣我在這本書中雖然對共產黨人和法西斯主義者有不少偶然的參考材料，但是我不從一個總的觀點談法西斯主義或是共產主義。這整個的題目我是留下來的。不管右翼狂熱者如何鞭撻他們，但是無論如何共產黨人不能代表真正固有的美國力量，而法西斯主義者，雖說和美國的敵人結不解緣，到底不足

爲大患。我此時相信這國家的命運不繫於前者也不繫於後者；聯合方場 (Union Square) 對於破產的情遺失柯林神夫 (Father Coughlin) 和史密斯 (Gerald L. K. Smith) 之流的狂吠，並不當做什麼全國的大事。

讀者也許不解，爲什麼我要將這本書依各州分排？這主要是爲了方便；不僅此也，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各州自有特別和特種的氣息。還有，大多數美國人帶着高度發展的地方性羈絆主義是很以鄉土自豪的。有人便要問我，舉例說，爲什麼寫加利福尼亞一寫便是長長的三章，而對伊達荷或是西淨琴尼亞却寫了寥寥一兩頁。理由當然是明白的。我感恩並不是看不起誰。但我總得有個取捨，否則我便要分寫四十八冊，那我的出版家可苦壞了，通常我想給予那些最能表現一種問題的州以最多的篇幅；我嘗試找主題，找「故事」，這便帶着地理的區分，爲了建立某種貫串全書的分題，加州無論如何是應該長的。我並覺得有一種自然的誘惑，多寫不著名的各州，而少寫已經出名的。我以爲猶他和蒙大拿寫得較長，頗合邏輯，這兩州的奇妙，實際是東部人所不知道的，而威斯康辛或是新澤西的特質和問題，一般講來，熟悉得多了。

我每到一處總要問兩三個主要的問題：造成你們州（或是城市社團）的特點的是什麼？如你有五分鐘在天堂的酒吧說明康涅狄格和麻薩塞或是喬治亞和阿爾巴馬的區別，你怎麼說？你這州（或是城市，社團，農業區）對於整個國家生命的貢獻是什麼？它像什麼？尤其重要的，誰支配它？什麼是基本而難以改變的權力源泉——社會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可驚的是答語千變萬化。許多許多的事物